

陳青雲著

第二册

毒手佛心

華藝出版社



书
一
出
此书请在下列时间内归还
请在
1月1日

陈青云著

(一)

华艺出版社

毒 手 佛 心

期 限
时间归
陈 公 著

(二)

华 艺 出 版 社

227240

期 限

期 满 归

此书请在下列时间内归

(三)

华 艺 出 版 社

毒 手 佛 心

期 四 表
内
(四)

华 艺 出 版 社

227241

(京) 新登字124



书名：毒手佛心

著者：陈青云

出版：华艺出版社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艺出版社总发行

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1092毫米 1/32

印张：0.875

字数：600千字

版次：1992年4月第一版

印次：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ISBN7-80039-573-1/I·244

定价：18.9元（全一套）

内 容 说 明

“地狱书生”徐文赴开封求亲，途中迫不得已显露“毒手”，不期然而卷入江湖争夺武林秘辛和仇杀的漩涡。接着，他的府邸被血洗，父亲“七星堡主”下落不明。他立誓索仇，先后与“五雷宫”、“聚宝会”、“卫道会”等高手搏杀，然而凶手未查出，却屡屡发现其父亲的作恶劣迹。与此同时，他还几度被蒙面、易容的恶人暗施杀手，欲置他于死地。江湖诡谲，阴霾四合。幸有红颜知己“天台魔姬”精诚相助，他九死一生，并于绝境巧遇师祖，深研《毒经》精功，成为毒绝天下的“万毒门”掌门人。再现江湖，终以上乘玄功，查出魔窟“五方教”总坛，夺回武林秘辛，生擒罪魁“五方教主”。至此真相告白：易容的“五方教主”原是“七星堡主”，而他并非是徐文的生父；枭雄被除，徐文誉满武林，并得以认父，终与有情者结缘。

本书情节曲折跌宕，悬念丛生，环环紧扣，扑朔迷离，扣人心弦，堪称一部武侠佳作。

目 录

第一册

第 一 章	武 林 客	(1)
第 二 章	智 脱 虎 穴	(46)
第 三 章	惆 怨 违 情	(90)
第 四 章	开 堂 捉 奸	(136)
第 五 章	七 星 故 人	(181)

第二册

第 六 章	天 眼 圣 手	(227)
第 七 章	武 林 双 怪	(270)
第 八 章	毒 手 之 谜	(313)
第 九 章	魅 影 惊 心	(359)
第 十 章	佛 心 交 易	(403)

第三册

第十一章	历数惨案.....	(447)
第十二章	易容索血.....	(490)
第十三章	救星天降.....	(533)
第十四章	爱情苦杯.....	(577)
第十五章	独闯狼穴.....	(644)

第四册

第十六章	三式创顽.....	(711)
第十七章	嵩山觅仇.....	(756)
第十八章	锦囊指迷.....	(799)
第十九章	武士之风.....	(843)
第二十章	少林寻经.....	(885)
第二十一章	怨散仇消.....	(928)

第一章 武林客

这是一间面对园林的敞轩，布置得古色古香，淡雅宜人，充满了诗情画意。轩中，摆了一桌酒席，首座上高踞着一个年约五十上下的赤面老者，嘴角噙着一丝阴残的笑意，眼望轩外花间的孵石小径，似乎在等待着谁。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自远而近，一忽工夫，花径上出现一个文士装束的中年人，十分拘谨地进入轩中，向赤面老者恭施一礼，道：“不知堡主相召，有何见谕？”

赤面老者嘴角的阴残笑意倏地收敛，微微一摆手，平静地道：“师爷，请坐！”

“小的不敢！”

“坐下，今天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在没有说之先，你且陪我喝上几杯！”

被唤作师爷的中年文士，在侧位上落座，脸上呈现深深地不安与惊惧，他的目光向下垂视，似乎有意不和堡主的目光相接。

“来，干杯。不要拘束，这是我特别命厨下做的几样精致菜点，色香味火工全到家，你吃了就知道！”

中年文士起身，干杯，然后执壶注酒，目光和对方微微一接触，又迅捷地移开，脸上不安之色更浓了。老者笑容可掬，频频劝菜。酒过数巡，中年文士忍不住道：“堡主有什么吩咐，就请见示！”

“师爷，你投效本堡五年了？”

“是的！”

“你不是姓沈吧？”

中年文士猛一抬头，目中尽是惊怖之色，身躯在微微发抖。这时，可见他右颊上有一块半个手掌大的疤痕，如果不是这疤痕，他可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

赤面老者笑态未改，接着又道：“上官宏，本堡主很佩服你这种坚毅的精神，你毁面作疤，改名换姓，潜伏本堡五年之久，直到昨夜你在后花园中暗晤三夫人祝艳华，本堡主才知道其中原委，唉……”

中年文士由惊怖而怨毒，疤痕涨得绯红，张口欲言又止。

赤面老者换了一种负疚的神情又道：“上官宏，对于你本堡主深感愧疚，但，既成事实，无法挽回……”

中年文士双目暴射毒芒，咬牙切齿地道：“堡主难道不知祝艳华业已结婚而且怀有身孕……”

“事后觉察，业已无及，你俩夫妻情重，本堡主愿意让你们二人合一，永不分离，稍赎前愆。今后你如寻仇，本堡主接着就是，现在你可以离堡了！”

*中年文士脸色一变再变，最后迸出一句话道：“上官

宏谢堡主恩典，请问她……”

“她在堡外前道等你，去吧！”

中年文士双手一拱，转身奔了出去。出得堡门，不由仰天一叹道：“五年苟活，总算还有今天，只是……”

“八弟！”

中年文士蓦然回首，面前站着一个高大威猛的中年武士，满面凄恻怪异的表情。

“大哥，你……”

“我们边走边谈。”

两人并肩朝大道方向奔去。

“大哥，小弟不及辞行，请原谅！”

“八弟，你从此远走高飞，寻一个隐僻的所在安身吧！”

“大哥，小弟与贱内苟活偷生，为的是那骨肉……”

“以后再想办法吧，现在你必须赶快逃命。”

“逃命？”

“愚兄我奉堡主之命送你一程，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中年文士陡然停步，栗声道：“大哥奉命要取小弟性命？”

“正是这句话！”

“大哥何不下手？”

“八弟，愚兄要下手就不会告诉你了！”

“那大哥如何回堡向那老匹夫交代？”

中年武士以一种坚毅的口吻道：“我当然也远走高飞，脱离这罪恶的渊薮了，别为我担心，我自有打算……”

中年文士心念一转，如中蛇蝎叮咬般的一震，颤声道：“大哥，她……”

中年武士面上立起抽搐，久久，才咬着牙道：“八弟，我爽快告诉你，但你目前必须忍耐，她死了，你刚才在酒席上所吃的菜肴，便是她的肉所烹……”

中年文士猛叫一声，喷出了数口鲜血，接着是翻肠倒胃地呕吐，双手使劲抓头，连发带皮地被抓落两握，登时血流满面，身形摇摇欲倒，凄厉怨毒之状，令人不寒而栗。最后，歇斯底里地狂呼道：“好！好！我和她真的合为一体了，我……吃了她的肉！哈哈哈哈……”

疯狂的笑声中，人影由大而小，变成一个黑点，然后消失……

远山含笑，溪水泛碧，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好一个仲春天气。

通往开封的官道上，五骑骏马，按辔徐行。当先一骑，是一个衣履鲜明，面如冠玉的书生，看上去年纪在二十一二之间。这书生美则美矣，只是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戾气，而最触目的，是左袖虚飘，赫然他只有一只胳膊。

第二骑，是一个面如重枣的黑衫老者，浓眉巨眼，精

悍之气逼人。

末后三骑，却是三个面目姣好的少年，看装扮是侍童模样。

黑衫老者先咧嘴笑了笑，洪声道：“二公子，日落可进开封城，看来求亲只好待明天了……”

独臂书生面无表情冷冰冰地道：“父命难违，我根本不作兴前来求亲。”

黑衫老者笑容一敛，庄重地道：“二公子，开封蒋家，富甲天下，而且蒋尉民只生这独女……”

独臂书生打断了黑衫老者的话道：“方总管，富甲天下是他蒋家的事，与我何干，你看我这副狼狈相，此去如果对方不允这门婚事，人可就丢了！”

“依老夫看来决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何以见得？”

“蒋尉民与尊大人是八拜之交，十年前蒋尉民来访，曾盛赞二公子的人品，婚事可说是那时便决定了的，今日此来，只是按礼数而行罢了！”

“十年前我不是这形象吧？”

“这打什么紧，只不过……”

就在此刻，蹄声得得，三骑红马，迎面缓缓驰来，前面一骑上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红衣少女，后面两骑，是两名侍婢装束的青衣少女。

独臂书生目光转处，不期然地控住马缰，视线再也无法从红衣少女身上移开，只见她生得柳眉杏眼，瑶口

琼鼻，纤巧合度，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肌理赛雪欺霜，足可当仙露明珠四个字。

这只不过眨眼间事，三骑马已来到近前，红衣少女面带薄怒，扫了独臂书生一眼，皱了皱眉，从旁驰过，最后那名青衣婢女，在马背上“啐”了一口，喃喃地道：“看人也有这等看法的，目灼灼像个贼，该挖下那双照子才对！”

骂声中，人已擦身驰过。

随行三侍童之一怒声道：“这贱人该教训……”

独臂书生喝道：“少废话！”

那侍童赶紧垂下头去。

黑衫老者望着如醉如痴的独臂书生道：“二公子，我们赶程吧？”

“算了，这门亲事我放弃了！”

“什么？二公子，你……不去求亲了？”

“嗯！”

黑衫老者跃下了马背，发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独臂书生依然冷冰冰地道：“方总管，你带他们三人回程去吧！”

“二公子，敝人如何向主人交代？”

“只说我的意思就是。”

“这……”

黑衫老者额上渗出了汗珠，张口努目，急得说不上

话来。

独臂书生对开封蒋家这门亲事根本就不愿意，只是父命难违，不得不勉强上道，现在这红衣少女突然闯入他的心房，使他增加了反抗的勇气，他有一个志愿，要自己看上的女子，才能作为终身伴侣，他从小养成了一种任性乖戾的性格，下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蒋家的小姐他没有见过，美丑在未知之天，但目前的红衣少女，他不愿失之交臂，当下一扬手道：“方总管，上复家父，我这就走……”

黑衫老者上前一把扣住嚼环，惶然道：“二公子，你不能这样！”

三个侍童，只有发呆的份儿，根本不敢插嘴。

独臂书生双目一瞪，道：“方总管，你该知道我的性情？”

双目射出的暴戾之气，使黑衫老者不期然地松手后退。独臂书生轻叩马腹，双腿一夹，泼刺刺地追了下去。黑衫老者猛一跺脚，跃登马背，向三侍童道：“我们跟了去吧！”

四匹马掉头赶去。

红衣少女一行，奔行不疾，而独臂书生却是策马狂驰，不久便被追上，双方一接近，独臂书生抖缰冲出丈外，再回过马来，拦在道中。

三匹红骑一刹势，青衣女侍婢双双奔上前来，其中之一柳眉一竖，怒声道：“阁下拦路何为？”

独臂书生连正眼都不觑青衣侍婢一下，对着红衣少女就马背一欠身，道：“姑娘如何称呼？”

红衣少女粉面凝霜，樱口紧抿，不予答腔。

那发话的青衣侍婢，脸上可挂不住了，娇喝一声道：“何物狂徒，敢对我家小姐无礼！”

独臂书生冷眼一扫对方，道：“别出口伤人！”

“伤了你又怎样？”

“你不是找死吧？”

“找死的是你！”

青衣侍婢叩马扬剑，就待出手，红衣少女一抬手，止住了青衣侍婢，然后美目一转，向独臂书生道：“阁下这算什么意思？”

“在下……”独臂书生期期觉得难以启齿。

“怎样？”

“在下……只是想请教姑娘芳名！”

红衣少女冷若冰霜地道：“总得有个原因的吧？”

独臂书生俊面微微一红，随即坦然道：“在下想结识姑娘！”

“结识，哼！阁下大概看错了人！”

“看错了人？什么意思？”

“姑娘我可不是路柳墙花。”

“不！姑娘错会意了，在下的确……”

“闪开！”

娇斥声中，一条八尺长的软鞭，兜头卷到，势道十